

踏访新时代边关·家庭与传承



李利川在高原巡逻执勤。

在河南洛阳伊川一个普通家庭的客厅里,有一个朴素的书架。其中一层被女主人打理得格外整洁,那里珍藏的不是书籍,而是三个儿子从高原寄回的一封封家书。

这位母亲的三个儿子分别是:李利川、李顺川、李伊川。他们先后穿上戎装,在陆军不同单位服役。今年,他们分别驻守在高原几座遥遥相望的“云端哨点”。于是,一封封寄自云端的信件,便开始从不同的海拔高度,飞向母亲的这个书架。

这些跨越山河的家书,总是断断续续,有时只是一页写着“一切安好”的短笺,有时是一段记录内心感悟的随笔,有时信中还夹着一张随手拍的照片,像极了高原上飘忽的风和云。

在海拔四五千米的生命禁区,在信纸的方寸之间,他们用朴素的笔墨,记录着青春与风雪的对峙、个体与家国的交融。这些被精心筛选过的生活碎片,是三兄弟献给家人的成长日记。他们通过书信,分享着高原的风

雪、关山的云月,以及只有彼此才懂的青春。没有华丽的辞藻,没有刻意的修饰,只有一字一句真实的内心,看似微不足道,却是这个时代关于忠诚与奉献的真诚注脚。

坚守在生命禁区,这一封封寄自云端的家书,成了兄弟三人心中的“精神哨所”。今天,让我们轻轻展开这些信笺,品读这些写在“云端”的成长日记,聆听三兄弟的坚守故事。

——编者

写在『云端』的成长日记

■马振平 马 昀 本报特约记者 王钰凯



图①:李顺川仰望挂在营区中的荣誉战旗;图②:李利川(左)与战友在营区散步;图③:李伊川在高原哨位执勤;图④:李顺川给母亲写信;图⑤:休息时间,李伊川与母亲、哥哥们视频通话。

图片由本人提供



“熬过冬季,就有生命在探头,高原也有春天”

母亲时常翻看的,是小儿子、陆军某团二级上士李伊川寄来的一张照片:几株矮壮的红柳,根系虬结,奋力抓住贫瘠的沙土,枝头踮出星星点点的嫩绿。下面附着一行字:“熬过冬季,就有生命在探头,高原也有春天。”

一条冰河绕过驻地营区。河水尚未封冻之前,执勤结束后的李伊川喜欢爬上山坡,遥望这条河,阳光在河面洒下一片金黄,思绪也随着浪花飞回母亲身边。

那年,李伊川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,却转身走进了军营。他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愿望——成为像两位哥哥一样的军人。

新兵连第一次和母亲通话,李伊川急促地喘息,却连声说着“都好,别担心”。母亲知道,小儿子体重有160斤,入伍前最大的体能障碍是长跑。入伍后,李伊川时常分享自己瘦下来的照片,像一个急于获得认可的孩子。

随着军营淬火,李伊川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。他没有向父母兄弟道出的,是踏上高原后,真正的淬炼才刚刚开始。在日记里,他详细记录了那种“煎熬”:

“结束一天的训练,深夜头疼欲裂。因严重鼻炎数日鼻塞,只能用嘴呼吸,喉咙干得像‘撒哈拉’。在滴水成冰的日子参加夜训,防寒靴不小心灌进了雪,脚趾冻得麻木了,我使劲动一动脚趾,确认它们是不是还在……”

这些苦与累,李伊川没有告诉父母,他早已答应哥哥们“报喜不报忧”。

一天午后,连队受领了修缮训练场的任务。烈日下施工,李伊川的脸变得又红又黑,皮肤又痒又痛。他正暗自烦躁,目光却被一位同年兵吸引——那位战友头皮晒出水泡,却用毛巾轻轻一盖,低着头吼着号子,将铁镐一次次砸向坚硬的地面。

休息哨声吹响,一群“泥人”互相看着对方,爽朗地笑起来,似乎早已忘记了身上的疼。战友的洒脱,像一记重锤,敲碎了他心里最后一点委屈。

当晚,李伊川给父母写了一封信,描述了此次攻坚战斗中自己的心路历程,并在最后写道:“和战友兄弟们在一起,什么坎儿都能迈过去。”

既分享成功的喜悦,也敢于面对前进路上的困难——自那以后,在父母眼中,那个稚气的“大学生”消失了,多了一个沉稳的军人。

那天,李伊川将立功获奖的证书寄回家。拿着证书,父亲摩挲着红底金字,眼圈泛红,喃喃道:“咱家这小子,长成一座山了。”

“即使在严酷的环境里,也要把根须深深扎进地下,撑起一片绿荫”

陆军某部一级上士李顺川,在家中排行老二。他寄给父母的信里,总带着

机油和尘土的气息。从一张照片可以看到,新水房里,战士们正围在一起欢呼。

当时,李顺川所在单位驻地缺水,官兵洗漱要排长队。作为水电工,李顺川受命改造水房,“为大伙打造一个温暖的家”。

他带着战士焊支架、叠水桶、改管路,硬是在狭小空间里造出了一个新水房。晚上,看着战友乐呵呵地用热水洗漱,向他竖起大拇指,他感到特别满足。

那年报考军校,李顺川以几分之差与梦想失之交臂。难道自己还不够努力?他感觉那些曾经支撑自己一路前行的力量,瞬间被抽走了。

第一次,也是唯一一次,李顺川在电话里向家人流露出退意。翌日,指导员一句沉甸甸的话,像一只大手,把他从悬崖边拉了回来:“梦想之所以被称为梦想,是因为它能照亮前进的方向。”

李顺川把指导员的这句话嚼碎了,和着高原的风沙一起咽下,化作了人生箴言。

那年驻训地初建,条件简陋,上级让李顺川设计高原水房,他一声不吭,利用休息时间,铆在板房里测量、画图。方案获批后,他带领战友投入战斗,像做精密的外科手术——焊接支架、铺设管路、硬化地面……

哨位设在风口,战士们站岗时,即使穿着大衣也冻得瑟瑟发抖。李顺川主动请缨,在石壁上开凿一个遮风挡雨的哨所。

没有机械,全靠人力,他们“一人十镐,轮番上阵”。在高原,每一镐下去,虎口都被震得发麻,坚硬的岩壁上只留下一个白点。他们硬是用不间断的冲击,在石壁上“啃”出了一个新哨。

后来,李顺川顺利选晋军士,并被任命为驾驶班长。面对高原车辆轮胎的顽疾,他用自创的方法,让瘪陷的轮

胎重新鼓胀起来,有效破解了高原车辆维修难题。

战友们欢呼雀跃,全旅推广这一方法。几天后,李顺川给家人寄去一张自己登上连队“龙虎榜”的照片。对全家人的点赞,他平静地写道:“组织让干啥,我就把它干到最好,这样才踏实。”

李顺川的成长,如同红柳,沉默而坚韧,就像他在信中所说:“即使在严酷的环境里,也要把根须深深扎进地下,撑起一片绿荫。”

“在这里,我的职责,就是不惜一切代价,托举希望”

老大李利川在三兄弟中兵龄最长。这位入伍19年的陆军某连一级上士,已经延期服役3年。他寄来的信变往得很迟,常常只是简单地报个平安。偶尔,会附上一张山巅日落的照片,万山披金,苍茫如画。

李利川的青春岁月都融进了这身军装。他是两个弟弟的榜样,也是他们精神上的“定盘星”。正是循着兄长的脚步,两兄弟接连走上高原,坚守高原。

李利川曾给当时尚未入伍的三弟写过一封信。信中,他描写过一位老班长:即将退伍的他,每天收车后,仍雷打不动地钻到车底,将底盘上的每一处油污擦拭得干干净净。“他爬出来时,脸上手上都是油污,唯独那辆车,一尘不染。他跟我说,这是咱的本分。”

“本分”二字,李利川揣在心里,揣了十几年。在高原,这个人生信条,变得如大山般凝重。

李利川负责给连队前哨哨送给养,背着几十斤的物资,在海拔4000多米的

山脊上攀登。他的老胃病是长年累月熬出来的,上哨途中时常发作,疼得他额头冷汗涔涔,不得不停下脚步缓上好一阵。“山上的兄弟用生命守望边防线,我就算爬,也要把物资送上去。”他说。

然而,最痛彻心扉的一课,是关于生命的脆弱。一次任务,一位他熟悉的战友,在冲上点位后,因突发高原急性肺栓塞,骤然倒下。尽管上级第一时间派直升机接力抢救,那位战友年轻的生命,还是永远融入了雪山。

当时李利川是卫生队一员,面对战友的逝去,那一刻的无力,如一块烧红的铁,在他心上烙下了永恒的印记。他在日记里用几乎力透纸背的笔迹写道:“如果这是战场……我还能做得更多!我必须做得更多!”

从那以后,他逼着自己钻研高原救护技术,跟着突击分队摸爬滚打,在训练中中将抢救的“黄金时间”压缩到最短。一次,他因高原反应胸闷不适,却依然背着药箱,在阵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巡诊,为战士扎针输液。直到把战友都安顿好,他才拖着几乎散架的身体,瘫坐在帐篷角落。

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下一句力重千钧的话:“贵比昆仑重。在这里,我的职责,就是不惜一切代价,托举希望。”

如今,母亲默默积攒着这些家信。她把儿子们寄来的每一张图片、每一段文字,连同儿子们的获奖证书、奖章,都小心翼翼地保存在书架里。闲闲时光,她经常打开这个书架,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。

母亲比谁都明白:这些书信的背后,是儿子们与严酷自然的日夜对峙,是与自身极限的不断较量,是对职责使命最深刻的领悟。

在这个小小的“家庭一角”,无声流淌的,是一个普通军人家庭深沉和滚烫的家国情怀。

边关地理志

哨所绽放『老山兰』

■彭刚柱



清晨的阳光越过老山脊线,缓缓洒向武警某旅某中队的营区。在营区东北角,一片精心打理的花圃里,数十株“老山兰”在晨光中苏醒。

细长的叶片承载着露水的重量,每一滴都折射着光芒。这片看似寻常的兰花,在中队官兵兵心中却有着特殊的分量——它们是岁月的见证者,更是精神的传承者。

那年,中士潘朝新还是一名刚下连的新兵。蒙蒙细雨中,指导员将一株翠绿的兰苗递到他手中,兰叶上还挂着水珠。“朝新,以后这株‘老山兰’就交给你了。”指导员的话简单却意味深长。

潘朝新蹲下身,用手指在湿润的泥土中挖出一个小坑,将兰苗轻轻放入,再仔細培土。

那时的潘朝新并不理解这句话的深意。几个月后,他决定将长势喜人的兰花移栽到采光更好的一处地方。当他小心地拨开泥土,眼前的景象让他怔住了——这株看似柔弱的兰花竟已长出根系,如战士紧握的拳头,抓住脚下的土壤。

一级上士甘志辉在中队坚守10多个春秋,见证太多新兵的成长。他常对潘朝新说:“不要低估战士的决心,就像哨所旁的‘老山兰’——看似柔弱,却能穿透石缝,找到生机。”

这句话在潘朝新的训练生活中得到了印证。从执勤理论到实战技能,从精度射击到体能强化,在日复一日的锤炼中,潘朝新渐渐明白了“扎根”的真谛。

南疆的雨季来得突然。一场风雨席卷营区,巨大的雨点砸在玻璃窗上。翌日清晨,潘朝新发现,自己的“老山兰”被风雨吹倒在地,枝残花落,泥土四溅。他小心翼翼地扶起倒伏的兰株,手指轻轻拂去叶片上的泥渍,心里满是担忧。

“‘老山兰’就像咱的战士。”老兵李华不知何时来到他身边,“叶子蔫了,它的根却还牢牢抓着土。只要根在,就有希望。”不久,那株看似萎靡的“老山兰”重新挺立起来,叶片边缘渐渐愈合,反而增添了几分历经风雪的坚毅。

有一天,营区广播里传来《我爱你“老山兰”》的歌声:“我爱你呀‘老山兰’,顽强的生命经受了摧残,芬芳的花朵开得鲜艳……”歌声像一道光,照进了战士们的心。

又是一个清晨,潘朝新站在花圃前,手中捧着一株从母株上分下来的新苗。在他面前,列兵徐鹏挺直腰板,神情庄重地接过这份特殊的礼物。

“以后,这株‘老山兰’就交给你了。”潘朝新重复着多年前指导员对他说的话,“‘老山兰’扎下根来就能成活。根扎深了,它就会在你身边开花。”

“老山兰”的传承,在中队已经持续了10余年。每一株“老山兰”都在诉说着一个成长故事。上等兵卢贤治在日记本上工整地写着:“读了王建川烈士的家书,我终于明白什么叫‘忠孝难两全’。既然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,就要用坚守边陲来践行对祖国的忠诚。”

列兵徐涛森则用另一种方式诠释着这种传承。在今年的勤训轮训考核中,他的射击课目取得了满分。擦拭心爱的钢枪时,他说:“每次扣动扳机,我都会想起王建川烈士家书中的那句话——战士的决心早已融进枪膛。这不仅是一句口号,更是我们的信念。”

夕阳的余晖洒满营区,又到了交接岗的时间。哨兵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向哨位,挺直的脊梁在夕阳下拉出长长的影子。他们依次交接装备,每一个眼神都坚定如钢。在他们身后,那片“老山兰”静静挺立,细长的叶片在晚风中轻轻摇曳。

深夜一碗粥,暖了哨兵心

■白 强 吴家庆

食食品充饥,营养单一。能吃上一口热饭、喝上一碗热汤,成为官兵们朴实的心愿。

“官兵的期盼,就是党委工作的方向。”党委会上,党委班子形成共识:“服务官兵无小事,夜间热食保障也是战斗力的一环!”很快,“让哨兵随时吃上热饭”被列为保障工作的一个事项。

保障处受领任务后立即行动,联系多家供应商,收集23种保温设备样品,测试持续保温能力和电压稳定性。最终一款智能保温桶脱颖而出——极端环境中,它仍能持续保温数小时。

“选得好,更要用得对。”首批保温

桶配发后,机关组织各单位司务长进行培训,确保人人掌握操作要领。与此同时,炊事班保障同步升级,每晚8点准时开火准备夜餐,还创新推出“暖心食谱”。花样翻新的夜餐,让官兵充满期待。

更多暖心细节温暖基层。某连在学习室设置“暖心角”,配备餐巾纸、清洁工具,还放置留言本。一名战士在留言本上画了个笑脸:“今天的银耳粥满分,感觉连队更像家了。”

据悉,该部党委正持续推动“温暖牌”保障体系建设:为宿舍加装双层保温窗帘,为学习室增添取暖设备……从

“一碗热粥”到“一室温暖”,组织关怀正融入基层点滴,走进官兵心坎。

深夜,某连2名战士完成抢修任务归来。冻得浑身发抖的他们,看到学习室里亮着灯的保温桶,脸上立刻露出笑容。“有了它,再晚回来心里都踏实。”一级上士魏金龙边说边盛出2碗热气腾腾的粥。

夜深人静,保温桶里依然温着粥。下哨的战士陆续走进学习室,碗勺轻碰声和低声交谈在暖意融融的房间中回荡。这看似平凡的温暖,正汇聚成坚实的保障力,守护官兵健康,为部队战斗力护航。

■ 暖闻速递



凌晨,新疆军区某部驻训场,气温骤降。刚下哨的下士杨玉豪走进学习室,打开保温桶盛出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粥。“不管多晚下哨,我们回来都能喝上热粥,身上暖了,心里更暖。”这一幕,是

该部破解高原夜间热食保障难题的生动写照。

该部驻守在海拔4500米的雪域高原,冬季长达数月,夜间气温更低。以往官兵深夜执勤归来,常以泡面等速